

四面山上生长着高大、笔直、粗壮的松树,山坡上、悬崖旁,贴着地皮盛开各种小花,虽然严霜覆盖,小花的笑靥却那么灿烂。

从勒布沟到珠峰大本营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二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从勒布沟到珠峰大本营有两条道路可供挑选,一条是从山南返回到拉萨,走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;一条是在喜马拉雅山腹地穿行,山高路险,跌宕起伏。我们选择在对体力、意志、心智、胆略的考验与挑战中,去领略人生难得的奇景。

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是我心神向往的地方,老龙早早地准备了一面五星红旗,说要签上名字,插到珠峰大本营雪地里。而我,把一直没穿得上的登山鞋翻出来,准备在海拔5200米的雪峰上奔跑——我想象,珠峰大本营是一片晶莹世界。

出错那县,持续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与高原上行走,几乎见不到一辆车,见不到一个人。所以,当我们的车绕过一处拐角,猛然看到一位长着黑胡子的矮个子藏族牧人站在路边时,我们吓了一跳,没想到会在5300米的高山里碰到人和在沙砾里啃食草皮的牛羊,而他,则诧异且惊喜地看着我们。我们试图与他交流,可语言不通,便给他留下一点饼干和水,挥手而别。

喜马拉雅山北坡荒凉贫瘠,植被稀少,氧气含量低,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,连野生动物都少见。在略有水源的地方,山地稍稍显出点绿意来,藏民便会逐绿而居。从措美县到洛扎县,是我走过的路况最烂最险的路,只有一车道宽的盘山路,土质松软,连续钩子弯,若遇会车,只能一方退到较宽路段避让对方。悬崖上风化严重,经常发生落石塌方,行车安全全凭运气,90公里走了7个小时,晚上十点半到达拉康镇,竟生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后来,一辆结伴同行的车,经受不住惊吓,在抵达县城后,与我们分道扬镳。

拉康镇山顶悬崖上建有一座寺庙,叫卡久寺,莲花生大师曾在此闭关修行七年。从我们下榻的卡久寺宾馆向上走几分钟,就是枯延拉康,拉康镇的名字大概就来自于枯延拉康。拉康,相当于汉地庙宇、佛殿、祠堂的意思,枯延拉康是卡久寺设在山下的佛殿。一大早,我被窗外的诵经声吵醒,于是,起身顺着声音

风从远方来,经过麻田,经过麻的队伍,经过人,人会发出麻一样的晃动,变成一株麻。

麻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麻是一种类似于手风琴的植物。有事没事麻田边站站,人就放空很多,感觉自己会透气。风从远方来,经过麻田,经过麻的队伍,经过人。人会发出麻一样的晃动,变成一株麻。变成麻之后的人,他们的呼吸也没有体积,类似于虚无。

荀子说过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”的句子。可见,麻是有多直!见过植麻的沟坎地,还是在四五岁的时候。它们笔直的样子和会笑的叶子,有一种阳光的爽朗,至今仍记得。种麻做什么呢?当然不是为了好看啦,是为了收麻呀:摇麻绳,织麻袋,编麻……麻是一种结实的物什。史料记载,三代以前,除蚕之外,“舍麻固无以为布”,麻很久以来就是最重要的植物纤维原料之一。

《诗经》里头啊,好多次写到了麻的事

情。《王风·丘中有麻》:丘中有麻,彼留子嗟。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:东门之池,可以沤麻。《豳风·七月》:九月叔苴,采荼薪樗。从这些句子里头,我们大致能够琢磨出麻的两种用场。一个用场是织东西,要把麻秆子放到水里泡,浸,渍。到了一定的程度,剥下麻皮。另一个用场是吃,话说麻好吃吗?麻自然是不好吃了,但是麻籽好吃的呀。没吃食的古代人,真的也吃麻籽的。这个“九月叔苴”的“苴”,就是指雌麻。古代人种的麻,要等到麻子成熟后才砍掉,为的就是收麻籽吃啊。麻籽不仅可以充饥,它自古就是中医名药,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上品,能润燥、滑肠。

有人说,中国的麻,主要种在冲积土上,河流沿岸,或者山涧两侧。少数分布在山坡黄壤和红壤。据说,山东仍有很多种的地方,而长江中下游平原,则没有。我们家何以独独在那时候,竟然种了一片麻呢?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事实上,我家种麻,也就年把两年的事。

麻一直活在言语的河流里。代代相传。“麻布袋,草布袋,一代不如一代”:这是

说,一个人家不兴旺,第一代子孙是麻,第二代子孙是草。你看,麻还是比草厉害的,呵呵。“麻田头牵到菜田头”:这是说,一个人喜欢牵丝,胡搅蛮缠。麻田就是麻田,菜田就是菜田。要清清爽爽。怎么能从麻田牵到菜田呢?“麻烦,麻烦”:这两个词不要我说了吧?烦啊,乱啊,得像麻一样。“麻烦”,也可以指代一个人,是一个特别容易惹麻烦的人。“老麻脚”也是一个人,他有点憨,有点狠,有点神,总之不按常理出牌就是了。说一个人的腿脚,细而直,我们仍然可以用“麻秆一样的细”这个比喻,直观、形象。

我们这里风俗,家里父母归天,孝子是一定要披麻戴孝的。弄一根长麻,钉在白帽子的最下沿,拖着像一根尾巴。你经过办丧事的人家,远远就看见一个悲伤的人,戴着麻。

不知什么时候,麻又开始回归了我们的生活。棉麻,丝麻,无印良品,麻真成了一种高级的衣物,甚至比锦缎还高级。有一种皱,叫富贵皱。说的就是麻。而其实,这个麻,和做麻袋麻绳的麻,又有所不同。这个麻,我们而今又叫它“苎麻”。在《诗经》里头,它叫“纻”。



我们不只是在美景中玩手机,更是在一地鸡毛里做美梦。

苏州随感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暑假跑了两趟苏州,一趟是和家人去旺山度假,一趟是随单位到创业园区某高校培训。

旺山实在是有点儿小,一座小土丘,上面人工雕出个“旺”字,山脚下有座茶园和若干寺庙,寺庙那几天没开放。我们被热得疲惫,顶着酷夏的热气在山里遛了一圈,趁着没中暑赶紧找了家茶馆坐下来吹空调歇脚,好在茶馆的位置很不错,窗户正好将半块山壁、一点儿蓝天和山脚下的一汪湖水框起来了,老板的碧螺春陈了点儿,但依然唇齿留香,我们看着窗外,惬意地说:这才是悠闲的假期啊!

然后我们开始玩手机。

旺山有一户人家饭菜很可口,几年前我们就在他家吃过,前年我父母单独过来度假时也在他家吃,如今算是三顾茅庐。店里的小哥几乎没见过,饭后热情地抓了盘葡萄给我们吃,隔壁桌的两个小伙子吃完饭没事干,他陪他们玩了把牌。但是店里一共就两桌,之前来时,凡饭店店内必爆满,夏夜还会有特邀的评弹师傅在院里唱。小哥苦笑着说:今年生意这么差,哪里请得起。我说:明年吧,明年我再来你家听评弹。他笑了笑,没说话。

单位培训的排面很足,三天全是由学校领导给我们做讲座。第一天的领导讲,某个学生家长找关系想帮孩子转到A专业去,找该领导帮忙,他告诉对方要因材施教,家长于是改变主意,决定转到B专业去了,孩子果然学得比之前好了,我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第三天的领导是名校高材生,问

我们:你们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吗?你们知道要怎样培养“接轨国际”的人才吗?我们埋头,觉得这话可能实际并不是疑问句。

领导说自己因为数学好所以研究生读了某某学校的某某专业,因为语言过关所以博士选择了某国某大学的某专业,所以学生的生涯规划真的要因材施教啊各位老师!要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云云。

冷风呼呼的空调间里,我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在讲座上。领导们的问题实在是太振聋发聩了,震得我脑仁儿和耳朵一并发疼。我想该把旺山那小哥拉过来听听,看看能不能从“接轨国际”和“托关系因材施教”里找到点儿维持生计的灵感。

我又想到旺山那里的民宿里,我遇到了一群“接轨国际”的年轻人。一个每句话平均三个英文单词的三十岁男人,带着两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姑娘,听聊天内容似乎是留学中介和准留学生。中介小哥批评了两分钟小姑娘们英文演讲写得一般,讲了五分钟自己在国外大学里放浪形骸的事迹,摸出一副游戏牌说:让我们一边玩一边学英语吧!然后开始用英文开黄腔,小姑娘听得半懂不懂的,被大哥的口音迷得五迷三道,咯咯直笑。

领导说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社会,这点倒是通识。同为“接轨国际”,领导们拿着话筒的手势和留学中介男捏着烟的手指有点相似,又似乎完全不在一个世界,而后厨里洗葡萄的饭店小哥和旺山的山水田园,又在另一个世界了。

当我坐在自然美景中玩手机时,我已觉得事情很荒谬了,这种荒谬感又叫“剥离”,剥离现实,剥离真实;而当我直面着象牙塔里那些美丽的梦时,一种比先前更庞大的荒谬感,剥离感猛然袭来。我们不只是在美景中玩手机,更是在一地鸡毛里做美梦。

天南地北,没有固定体面的居所,却又随处可见,倒有些“以天地为栋宇”的魏晋风味。

谁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居民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我养过一只狗,取名小花,单纯的相伴与依恋胜过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维护的关系。后来小花被路边的毒药毒死,我将它埋在了河边。

小花活着时,我就想过它的死。我将它埋在哪里?可以将它埋在哪里,以便想念时可以去看望?住所附近有一条小河,我曾牵着小花在小河边阡陌上散步,指引它看春天的宝盖草。便想着,以后让它安息在此吧,桥头有一棵大柳树,就树根下,到时好辨认。后来一场暴雨,河堤冲垮,柳树倒了。

经常会去那条小河边看一看。在埋了小花的地方埋下花籽,夏天开出花朵,红的莺草,紫的牵牛。我希望那条河不被填平,那块荒原不被圈围。

临近夏天,再去往那里,路边已经砌了围墙。小路尽头开一个门洞,大概以后要堵起来的——等到高楼拔地而起。围墙没有涂抹白石灰,也没有贴城市公益广告。一丛桑树探出墙头,枝叶青青,让我想起童年园,那里也有一棵大桑树,吃桑葚时嘴唇染成紫色。

我想以后不会再去那里了。

出了小区北门,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小河。我喜欢沿河散步,看到过农人稼穑,闲人垂钓,地瓜开花,狗子游泳,老人蹲在岸边汰衣,蝴蝶歇在草叶上交媾……有一年冬天,下霜的早晨,还看到渔夫领着鸬鹚捕鱼。如果出门早,会看到白鹭在河面翔集,从此岸飞到彼岸。有时,其中一只或者几只降落在岸边,临水自照,又像在凝视河底,或者沿着河岸散步,观察水里的小鱼……

前几天我再去,发现对岸同样砌

起一堵墙。听旁人说,那块庄稼地将要盖房子,建学校。这里原本属荒郊,短短几年,小区、幼儿园、小学应运而生。不久还有一所初中……

那些白鹭还会再来河边散步吗?

想起上师范时,有一堂作文课上,老师讲起自己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谁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居民》。每天上下班途中,会看到一群麻雀在树顶盘旋、嬉戏。它们无需耗费精力与财力购买房子,一生飞翔于天地之间,生存于小城车水马龙的侧面。

有一阵子,常走的路段改建,房屋拆了,行道树也挖了,他估摸那些麻雀大概没了栖身之所。不成想在另外一条路上又看到它们,照旧沿街翔集,逍遥自在。

所以,谁是整个城市真正的居民呢?

被网民贴上“流浪大师”标签的沈巍事件,我也有关注。一年前,他从无人问津的拾荒者被网络捧为“大师”,很多人抱着好奇心去看热闹,或者借机自我炒作。一年后,他因网暴带来的伤害宣布无限期退网,只想平静生活。他自嘲这是殉网。

访谈节目中,沈巍讲述流浪生涯中遇到的人与事。其中有一个人,他告诉沈巍,自己之前是当兵的,复员后不想找一个正规工作,因缘巧合下开始流浪。他的流浪方式比较高级:每年冬天,他会把一年捡拾可乐瓶卖的钱凑起来买一张车票,去海南岛。到了夏天,他会去北戴河游泳。告别那天,他告诉沈巍,自己准备去杭州了,因为气温降低了,杭州的温度很舒服。

这种生活方式让沈巍很是感慨,他觉得对方就像天上的小鸟,非常自在。

天南地北,没有固定体面的居所,却又随处可见,倒有些“以天地为栋宇”的魏晋风味。虽然我知道,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沈巍有一句感慨于我心有戚戚:肉体流浪的时候,可以睡得很香,现在肉体不流浪了,心灵开始流浪了。